



憲章類編卷之六

巡幸京都

洪武元年八月帝幸北京 十月戊寅 上還南京以
克燕京詔天下

洪武八年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

永樂六年八月丙戌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永樂七年正月 車駕欲巡北京命學士胡廣諭德楊

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從時榮喪母陞辭特留之
二月 上巡北京啓行命皇太子監國 三月車駕至
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永樂八年十月丁酉車駕發北京 十一月癸亥朔冬
至 車駕還京

永樂十一年二月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

永樂十四年冬十月 上還南京

永樂十五年三月壬子 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命胡
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車駕巡近郊

宣德五年九月 車駕巡近郊 冬十月 丙子車駕

發京師 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
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
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悉知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
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
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

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至京師

大閱

永樂八年三月大閱誓師

永樂二十年四月乙卯駐蹕雲州閱兵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大閱

永樂二十二年三月戊寅大閱

正統元年冬十月 車駕閱武于將臺

正統十一年冬十月 閱武于近郊

天順四年冬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

憲章類編 卷六
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上親按籍記中
矢多寡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
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

出游

正德十二年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游
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
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在豹房同卧
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 上出宮游戲近郊至居庸
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
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
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九月 上幸大同

獵陽和虜以衆數萬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游幸 二月

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 六月虜入寧夏塞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

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疏畧曰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下同臣

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巡游天下人心無不疑懼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

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 上曰何不敢對
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
不敢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
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父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
之旣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朱寧
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
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
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

狗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八月 上北巡出
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 九月 上在大同 冬十
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十二月 上在榆林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 上在榆林 二月初旬 上自
榆林還京師 三月 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
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
情恟恟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
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

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
爲刎狀今日撒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於上以沮
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芬乃邀吏部郎中
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
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
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黃鞏孫鳳員外陸震刑部郎中顧
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
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于錦衣

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于
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
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
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
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
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
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
舉餘俱罰俸半年夏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
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

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八月 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游太監張忠等見錢寧減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都御史王守仁擒宸

濠捷音至奏入 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大學士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九月

上至南京 十月 上在南京 禁約人民不許養猪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充軍以猪音同國姓故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猪盡行減價賤賣 十一月 上在南京 十二月 上在南京

正德十五年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二

月 上在南京 三月 上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
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
至再甚為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
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
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
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
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
虞不報 夏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六月 上在南京 秋七月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
游蘇杭泛江浙泝湖湘登武崗山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
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還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
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
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迴鑾儲等乃
起 八月 上在南京 閏八月 上至鎮江 幸楊
一清宅 又幸靳貴宅撫樞嗟悼者久之 九月 上
在南京 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
已擒柰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

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十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 十二月 駐蹕通州
正德十六年春正月 上還京

章類編卷之六終

憲章類編卷之七

御製表詩文

洪武六年十一月壬子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
侍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
在館校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
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
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

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景

洪武八年八月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為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頰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

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群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上賦平湖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永樂元年十二月上御謹身殿閱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解縉等曰皇考文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宮

中徧尋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并寶爾皆毀矣朕深慟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永樂四年二月上以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勒

石表演成軸賜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國子
監祭酒司業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
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
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
昭格天心朕當日加敬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宣德四年四月南京進鱒魚薦奉先殿獻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鱒魚
醇酒加賜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

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
忝祖宗付託

宣德五年三月庚戌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

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
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
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
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
若是之勤哉器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

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柰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
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
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
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
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
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
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
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
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

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日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
我是以不顧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
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
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
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
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
廳事日未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
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
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

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宣德五年十二月庚辰先夕大雪是日早朝罷 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為之序

宣德六年六月賜寒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群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

卿等

宣德七年七月上燕閒閣內庫書藉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

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宣德八年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群臣

宣德九年十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

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直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成化十四年五月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卷五百八十九首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

命賦詩

永樂十一年五月癸未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群臣宴及鈔帛有差

幸太學

洪武十五年五月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

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顥等以次講畢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成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革除建文元年三月帝幸太學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永樂四年三月 上視太學

正統九年正月大學成 上臨視

成化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子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弘治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經筵

洪武戊戌春正月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

公常金信徐華童龔異三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寧越府
行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

洪武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講
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
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
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十六年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
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
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

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為受害者必
多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
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
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
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
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
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讀心箴上曰
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

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
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
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我之累矣 上謂侍臣曰朕
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
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
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
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
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
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

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九月上御華蓋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
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
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
措之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
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年五月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
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
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

已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華蓋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無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

聞之愈益敬惕

宣德二年三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冬十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

憲章類編 卷七
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
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
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
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
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為治貴有實効巡狩之禮考制度
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
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
風不振若以後世待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
難矣

宣德三年十月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
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
廢亂臣賊子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
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
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
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
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
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宣德九年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諭周之

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為守成之令主周召為賢臣以求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正統元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閣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竝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帛鈔錠有差

景泰元年正月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

廷官

天順八年八月憲宗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成化五年八月上復御經筵

弘治元年三月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

秋七月文華殿講書畢賜講官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弘治十七年九月晦日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

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

已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弘治十八年三月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

勅

正德八年四月 脩撰何瑋以經筵進講忤旨謫開州同知

聖學

洪武丙午年十二月新殿成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朝夕觀覽

洪武四年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

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洪武十五年七月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

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
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
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
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二月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
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
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
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竝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
說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
下闔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
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洪武十七年夏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
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
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
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六月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
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
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其諸將相列

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洪武九年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

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不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昨觀史見前代

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
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儉巧
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為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
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
去讒佞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
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
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
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
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
為勸高帝詒謀若此誠未盡善

十二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劉
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
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
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
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九年秋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
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

憲章類編 卷七
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
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
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
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
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
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
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
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
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永樂二年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
再諭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返
則欲必勝理若心能盡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
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
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
則天下自然無事

宣德三年六月 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侍臣曰自古
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
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

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傳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

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四月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家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

則聞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德七年五月 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憲章類編卷之七終

